一封公開信

寒兵之

邪桐華兄：

二次的大札拜見了。如道兄病的機緣和辭去了政治部的職務，非常担心。個個先生再三請過兄的事情了。大約最近可以會到罷的，如有不便，請不客氣地來信。

託你譯的抽作小說，（一）已經在××報發表，由您的來信才知道。因爲××報到現在還沒有把稿寄來。那麼，對不住，您那邊能買的話，請買一份寄來吧。

（一）編者按，所指小說爲鹿地先生來華後所寫的第一篇小說：「間夜的事件」。

發表得實在太晚了。但是既然附着編者那樣的按語，大概報讀方面踴躍着去發的。兄寫了這篇小說解解我的心情，對於按語以慨的情形，存我是非常欣喜的。即現在讀本告草一篇文章也可以的，但是無奈我還沒有看到編者那個「按語」。誠是，藉了您的來信，略略裝知了它的內容。然而，依照我的推測，像××報編者那樣的按語是非常可能的。這是老實話。而這個「可能」的情狀，在今天，特別是在「今天」，是非常担心的事。我所以特別強調「今天」的理由，像我還可以聽得內。無論如何，我是了解××報編者附加按語的善良意圖的。而且，也了解編者是認眞地考慮過的。而特別對於編者是一個蛰然的愛國之士，甚至感覺到微笑。誠是，這乃是我的心境。我的意見調時也發生了。我把我的意見開單地草寫在左邊。我報編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麼，我所希望於您的，是請把這信全文當作一種公開信書表出來。

我在這篇短篇小說裏，描寫了一個中國老農婦和一個日本兵。首先，明白地聲明：這是以事實爲主題的。聽了一個日本兵俘虜的直接經驗，感動起來而作的。這個日本兵當退却之時，在山中迷了路，離開了戰友，因爲饑餓，決心到農家裏去求食。然而，一個老農婦非常可憐他的情形，給他東西吃，完全像自己的孩子一般，用慈愛的眼照顧了他。這個兵因爲農婦救了人的報告，當場被捕了；可是，兵後來流出淚流：「我們對於這樣和平善良的中國平民，加了多少危害啊！」，反省了起來。這不是偉大的，令人感深人類愛的故事麼？而且，這是事實內。然而，編者竟以爲「這有些不像事實」，「中國不會有一個人民，忘了對於敵人的仇視的」等。我總得編者別「顧意說的話」，然而，那是「顧意說的話」反面不是事實的。我對於編者的善良的意圖，不禁覺得微笑。而想起了這樣的事來。我們初到武漢的時候，因爲來訪問的一個新聞記者這樣問，我們便對他說：「我們自從八、一三以來，八個月間，受着日本軍和中國民衆兩方面的對於生命的愛，抗戰，建設，他們都來了。」然而，那個記者卻主張說：「中國民衆都認爲我們是自己的好友，不會加以危害的。不管說『事實上受這麼骨了，』」對方還是說「不，中國民衆絕對不會的……」令人感到苦笑了。然而，朋友，朋友，是『感骨』，又怕什麼呢？事實上是『感骨』了呀。我感謝這位友情深厚的記者先生，對於那些喊着「打倒日本人」，甚至使我陷於危險的中國民衆底民族的決心，也表示敬意。我們就是被殺了，也決不怨恨那些民衆的。因爲還是當然的嘛。如有說是我們的運命之上射上了光輝，非常幸運的。當然，當時的民衆是應該有那樣的疑慮；而且也有過的。然而，親愛的記者先生不去求認事實，而頑固地把他的主觀的友情往我們的身上推。這除了苦笑之外，不是沒有辦法的麼？

但是，××報的編者，怎樣呢？他也是具有「中國人應該如此」的常常的想法。誠是這樣的是，或者因爲他住在香港，不大知道事實，而對於戰爭的眞相，好像還有一部並不深刻的理解。他也許說這個農婦是「中國人眞不該有的人」，而去報告的少年才下眞正是中國人」。「該有」，「不該有」呢，以後再說吧。誠是「不該有的人」，現實裏也能有。雖然有對於順服的日本兵發生憐憫的人，誰會說中國人們沒有強恢心，中華民族沒有團結起來？善良的編者一點也不用担心的。倒是對於這個老婦人的人類愛喚起了侵略者的人類愛一層，應該加以注意。誠有這個人類愛，不才是造出了兩民族將來的正當關係，造出了「人民被此並非仇敵，帝國主義者才是共同敵人」的理解之堅固的基礎麼？而且，不正是寫了這個人類愛我們在戰鬪前的麼？不正是這個偉大的人類愛，凝結起來才成爲中國的抗戰，成爲日本人民的革命愛？

並且，在這篇小說裏，描寫着老太婆心裏的焦躁的。

老太婆決沒有寫了本能的人類愛，把組織出賣了。一方面肯定着少年跑出去去報告事，而寫了對於這個男人的憐憫。「自己發生苦悶。中國兵們來了的時候，她喊叫：「救不得！」這並不是因爲中國兵殺伊虐伊這樣喊，而是因爲看見了武器發生的本能的恐怖。這當然是可能的事。在日本，軍部狂烈地宣傳「中國殺害俘虜」，大概編者爲這種誘惑亂宣傳所刺激，受得過於神經質了。不才是這個偉大的人類愛，凝結起來才成爲中國的抗戰，成爲日本人民的革命愛？

老太婆決沒有寫了本能的人類愛，把組織出賣了。一方面肯定着少年跑出去去報告事，而寫了對於這個男人的憐憫。「自己發生苦悶。中國兵們來了的時候，她喊叫：「救不得！」這並不是因爲中國兵殺伊虐伊這樣喊，而是因爲看見了武器發生的本能的恐怖。這當然是可能的事。在日本，軍部狂烈地宣傳「中國殺害俘虜」，大概編者爲這種誘惑亂宣傳所刺激，受得過於神經質了。不才是這個偉大的人類愛，凝結起來才成爲中國的抗戰，成爲日本人民的革命愛？

最後，我想和你一個這樣的事實。我曾經會到過許多日軍兵士的俘虜。雖然有些頑笑，但大多數都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他們被捕之後，還往後方的時候，有的人非常受優待。在感謝中。然而，也有些人雖然被軍隊保護着，却被憤怒火熱的民衆罵倒，吐唾。然而，這些多數的日本兵對我我怎樣說的呢？「當然如此的。我們就是被打死了，也甚至認爲是當然的。」他們還繼續，請聽一下這個「當然的事」的日本人的心聲吧！這句話事實在深刻的苦惱之際。不能理解這種苦惱，便不能理解踏入「今天」的階段的這東新氣運吧。何謂「今天」？來說明一下吧？——「今天」也者，就是經過了兩年的戰爭，兩個人民愈加深刻地感到了這次戰爭的意味，彼此相互理解了各自的國國，這樣，從心坎裏開始結合了起來的時期。是指這樣從心坎裏發了和共鬪的敵人戰鬪，相互協力的氣運發生了。這個氣運絕對不是從理論和「應該如此」等的觀念的理論發生的。實在不外是體驗了深刻的苦惱，與國苦惱理解了的兩民族相互的理解，心思的結合，靈個心兒的結合，才正不外是偉大的人類愛的實現。這篇小說裏的老太婆寫了「不該有」的焦和人類愛的門爭，苦惱書。然而，這個鬪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樣鬪爭，人類的偉大感動等不會有的吧。孩子率直地表現過了這一層。這當然好的。然而，如果大人也像這個少年一樣，軍國地，不顧到這樣感動便完，那是非常不牢靠的。假如沒有這種鬪爭，還次的戰爭也經成爲「東亞新秩序」的糊塗思想和「民族自衆獨立」的理想的戰爭吧。然而，現實並不是這樣簡單的。是人類和人類之敵的戰鬪啊。惟其這樣，站在人類之敵方面的日本兵之中，所以才有「人類的苦惱」。並且，看到了日本兵，在中國的農婦之中，可以喚起「人類的良憐」。正確的理想才能產人注意。由於這樣理由，「民族自衆」的主張於至能在日軍兵士之中喚起同情，而能產生兩民族的協同的「今天」，我特別希望兄們關於這個人類愛大大地加以鼓吹，而從××報編者那樣誤解的抗戰公式，從速再前進一步。當然，人類愛在現有把握住正確的理想以前，也有像這個老太婆一般地動搖。然而，動搖是不能單從表面看的。我以爲重要的是給人類愛一個著實的路子。

現在，我們在寫了具體地給與兩民族的心的結合一種戰鬪的形式，着手工作。這個工作不久就會要公開在諸君的眼前的吧。在這樣的時期，我切望善良的編者們更要進一步地加深自己的認識。

這封信請在『救亡日報』發表出來。

請保重身體。不久，會到了面，慢慢地談吧

鹿地亘七、三十。（邢桐華譯）

山地

張軍

這原是銅山重鎮，
到處是橫牧歌曲的天地，
孤客面孫國的
躺在兩國古渡的土地上，
遙遠着天的盡處。

遠遠地沿着那許多
長長而荒凉的
伸向深山與幽谷的由徑，
我的探索的心啊，
如此深重的說出
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歲月的艱苦，
而在那里，
我也得看一赫渥情歸去。

那些承繼遠祖遺殖的，
不可離開土地的人民啊！
就這麼原始的
經居在靜靜的重巒裏……
雖然沒有豐收的土地，
給與他們的是窮苦，
然而他們從沒有對這土地牛遍遠眞的；
因爲此土地
曾養活過他們的世代，
他們還愛用鋤
永遠的來繁殖他們的子孫吧。

自從祖國廣闊的大地，
開墾持槍捍衛徒，
改換的日子便帶給他們新的警示；
爲保衛這土地，
他們誠以從山崖得到的鋼鐵的風氣，
對待侵犯者啊……

我迷惑於淳樸的山地，
那里蒼老的帆影
經過無出民族的戰歌。

岱山下

（續昨）　蒲薩

青年人從放盤內木箱裏
拿出一個足够人吃飯的大
饅給他，從小罐內落裏拿出
一壺水。

他咀嚼着風吹乾了的麵包，喝着水，把日間所作的事完全告訴那位親密的守望軍服而沒敵帽子的
青年人。先告訴自己姓名和籍貫，怎樣被逼而逃出這暗淡的流亡潮。他們評議以後，他就知道青年
人叫劉大志，是統率三十六人的游擊隊隊長，在岱山一帶作游擊工作。

他爲劉大志所感動，眼眶裏含着淚。

「假若我在你們裏面能有幾用處嗎，我很想加入你們隊伍裏，因爲我十分愛慕你們這樣過生活，
更想打日本兵！」他請求着，感誠之光從眼中射出。

劉大志立刻握着他的手，「是的，是的，你必需和我們在一塊生活，從現在起，你就是我們隊伍
裏的弟兄了」！

黃文鐘結起來快樂的拍去粘在嘴機上兜麵屑，打了個呵欠，全身又生出新的力量；他的身子雖然
在這黑夜的茅屋裏，他的心已這隨着敵人在淺山崎嶇間轉着了……。

完　二八、四、二十於廣州。

救亡日報

沫若

第五卷二九號

總編輯部西北桂林路十二號

營業部：桂林西路十六號

廣告刊例（幣國價）

報價（幣國）

神岡東北我軍創敵

欲改變對歐政策

融內閣必先改組

美總統再電德波

交付仲裁解決爭端

傳波總統允以和平方式解決

蔣委員長接見尼赫魯

德波邊境敵處發生糾紛

德軍計劃進攻波蘭戰略

軸心實力

波對戰事抱有必勝信念

簡訊一束

報界敗類

時報經理王季魯被刺

使倭受

運羅大舉排華

國府令緝周陳兩逆

德波締約後倭開始對滬英警敬禮

教部定訂法律念紀節師教

蘇聯刊目要期

中國汽車公司

新到

1939年式道奇載重貨車及大批新鋼板定價克已如荷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廿七日

本頭記

金城大戲院

平劇宣傳

本頭記

金

主編發行　中蘇文化

總售處

各店書活生

分售

每日零售

每份八價

注意上期

社論

日寇的焦躁與苦悶

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終焉

繼了決定是否參加德意軸軍事同盟而召開的東京御前會議之後，在懸疑爭執的時候，「反共」軸心的張本人德國突然的宣佈了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本來在「反共」感定的東京，便立時被震動了。日本駐德大使大島中將，本是軸心的主動者，他的理由非常現實，就是說德人為要急迫的補救，「德蛇著反而吞蛇所咬」，日蘇戰爭爆發的想慢是準備了，德意大利大使，本是日本色彩濃厚的「軸軍」，他的理由是說「德國